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六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宫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六

己卯周武王十有三年一月癸巳王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有一誤而伏生大傳史記太初歷邵子皇極經世皆係之十一年大衍歷謂伐商之歲在武王十年則一與三字皆誤朱子謂泰誓稱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洪範又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釋其因而訪之不應十一年克商居二年始訪之也則十三年為是廣漢張氏從之而經世紀年乃未及改每以為憾今從朱子係之十三年云朱子又曰一月以孔注推當是辛卯

朔二日壬辰
三日癸巳

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逸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

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昬北指陽氣虧草木不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歳道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歳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

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灾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為正易民之眡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廵狩烝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也朱子曰周月解雖出近世偽作然其所論亦會集經傳之大無悖理者今存之

大會于孟津

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多謂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則稱王舉兵亦為合義不必拘追稱之說也詳見湯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章明為君之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此章明紂失為君之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

友邦冢君觀政于商以爾猶云與爾也此章明紂為天所怒首命大王伐之文王未忍卒伐至武王又未忍遽伐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此章明周未忍遽伐以觀其悔而紂愈恣慢卒不改也或問紂若能遷善改過則武王何以處之朱子曰武王自別從那一邊做事橫渠云商之中世已棄西方之地不顧所以戎狄復進太王遷岐然岐下亦本荒涼之地太王自立家基如此爾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此章承上言紂失為君之道故天命我以君師之責則夫當伐與否不敢違天以用其心所以卒伐也同力度

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同力度德二句蓋古者軍志之詞武王引之謂受黨雖多其實離心伐之固不必忌其衆況其罪既衆天命我誅之乎若不卒伐則我有違天之罪矣此又承上文有罪無罪敢越厥志之意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上文言弗承天誅紂則罪惟鈞此所以夙夜敬懼而昭告神祇率衆致討也冢土社也古公遷岐乃立冢土意古者社主崇土為之若木則因其所自生後世以石為之則又非古義矣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又天子祭天地諸侯不得與也此云類于上帝則是出師之時即以天子之禮行矣而儒者猶謂稱王為追書是嫌聖人之事而文之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此誓師之語以終承天為君之責

戊午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狥師而誓

泰誓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狥師而誓次止狥循而定之也戊午是一月二十八日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蔡氏曰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惟日不足者常若不足也吉人為善而自足則善心怠而入於惡矣惡人為不善而亦自足則惡心消而可以為善矣惟其惟日不足所

以善惡終不可移也蓋古語武王引之以言商紂力行無度之意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犂當作黧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無度猶云不法也力行無度此所謂為不善而日不足也其下所叙皆力行無度之事而被其虐者皆籲告於天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因民籲天遂述天惠民君奉天之理惠愛也夏桀弗克若天是不能順天惠民之意遂流毒下國故湯放桀言此以證之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

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浮過之也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謂剥之使去其國也諫輔比干也此重述受之惡益以見惟日不足之意然前述其證驗此指其病源四謂字其病源所謂自暴者也罪既浮于桀則桀之取亡是其鑒矣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襲會也言休祥之多也治亂曰亂一云亂本作乿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宫适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謂邑姜治内也周至也二句誅亦古語夢卜休祥占天意有必克之理十臣同德占人事有必勝之理夫以紂罪之多武王伐之理所必勝而武王反覆計較彼巳多寡以誓其師何也紂衆如林是

亦勍敵師徒不無懼衆之心故武王反覆曉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過責也漢書所謂責過是也蔡氏曰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在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舉侵入也謂已渡河入於紂之疆也賊義者謂之殘凶殘指紂及其黨也于湯有光謂弔民伐罪止商之亂亦湯之心乃所以為湯之光也武王伐其子孫而謂于湯有光前後聖人公天下為心於此可見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夫子指將士也前言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視之故曰罔或無

畏寧執非敵謂寧持我非彼敵之心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謂百姓皆已迎王師也孟子引此謂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百姓既已如此即當一德一心立定成功以保斯世於悠久也

己未王巡六師明誓衆士

泰誓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六師武王之兵也此武王自誓其衆士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上天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分甚明蓋善惡率以類從好善則所為皆善之一類好惡則所為皆惡之一類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從違而禍福亦各以類應之故下文明紂之不善即天下之惡皆一切為之遂為天

人所棄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紂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典常所在皆玩狎而暴蔑之所以凡事皆荒廢怠惰而不敬故其所為皆惡之一類所以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也下文詳之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此皆狎侮五常之實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祝斷也已上皆叙其自絕于天之事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

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此章承上結怨于民之語滋者長養滋助之意務滋則德不孤務本則刑不濫二句亦古語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迪蹈也殺敵為果果敢為毅登成也乃辟自謂也紂之惡固毒痛四海然自其忌惡文王則所以施於周人者獨虐此篇專誓周師故曰殄殲乃讎其怨深曰登乃辟其分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上文已述紂惡類之彰此又以文王為善一類其彰著應效如此以形之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一篇之内舉受與文王善惡之類相形如

此則周之必勝紂之必亡亦必以類應矣然聖人之心不恃其必然之勢而常有臨事而懼之意故不獨上文誓師明立賞戮此亦自責惟恐無良致敗以墮文考之遺德也

履祥按漢初伏生之書無泰誓惟孔壁古文有之然孔傳終漢世未列學官其時有張霸偽書泰誓三篇行於世其書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之事仲舒史遷嘗所信用至東漢王馬諸儒始覺其非東晉初古文尚書出而偽書始廢近世吳氏復疑泰誓三篇辭廹而傲不及湯誓其書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愚按湯武之事均為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于桀周大于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

上篇誓諸侯以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則誓周邦之衆士也上篇發明以君道為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命為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為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讀者知此當有見矣

二月癸亥陳于商郊甲子紂帥其旅會于牧野

朱子曰若前月小盡即庚申朔大盡即辛酉朔庚申朔即癸亥是四日辛酉朔即三日甲子或五日或四日漢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即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

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

之南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此臨戰之誓也先友邦諸侯次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此周之三卿時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掌率徒庶以從征役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王門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也百夫長一卒之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所謂庸與百濮伐楚者是也羌西羌蜀髳微皆巴蜀之國盧亦江漢之間左傳所謂盧戎彭今彭州或云庸乃今上庸未詳孰是蔡氏曰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蓋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戈戟干楯矛長戟也干楯所以扞敵言比則並列而密布也

王

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此古語引之以言紂嬖妲己以致亂亡之因）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婦妲己也肆祀大祀也答報也史記作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語意尤備遺王父母弟言王父母所遺諸孫蓋從弟也不迪以不道遇之也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

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惟恭行天罰固不在於邀功亦不在於多殺愆過也不愆六步七步而止齊焉戒其輕進也伐擊刺也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止齊焉戒其多殺也夫子勉哉反覆言之致丁寧之意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欲其如四獸之猛以戰于商郊也克奔能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西土之士也戒殺降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總玆三勗哉以弗勗於斯三者則爾躬有戮以誓戒之也蔡氏曰此篇嚴肅而温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篇為全書乎

履祥按泰誓上篇誓諸侯而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自誓周邦之衆士貴賤等威之辨也牧野之誓將

戰之時也故自諸侯三卿大夫師卒之長夷狄之酋豪而咸誓戒之然而尊卑内外之序則亦截然其不可亂此之謂禮義之師也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於牧野之事見之矣又上篇誓諸侯中篇誓諸侯之師故其誓止於永清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其功以克永世而已下篇自誓其衆士故登乃辟殄乃雠則為周人言之不迪有顯戮皆自勑其士臣之辭也非所以施於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於牧野則商郊也歸市者耕耘者玄黄者簞食壺漿者必將與聞之故言紂之惡而止言其積於家與施之商邑者第將戰之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於誓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反登鹿臺自燔死

王入商乃反商政

武戍曰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漂杵之說孟子不信按史本作鹵說者謂楯其意謂軍中有楯耳無杵也要之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作杵聲誤解作楯者尤非也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史記曰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

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逸周書曰王紂衣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天智玉五在火不銷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武王使羣臣告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遂入至紂死所殺妲己史記有至紂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劒擊之以黄鉞斬紂頭

懸大白之旗朱子謂未必如此今削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斿雲罕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逸周書作傳禮註謂相禮也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肆予小子再拜

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已上逸周書大同小異○世紀曰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

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鶡冠子曰商容拘○孔子曰商容賢人紂所貶退處於私室○書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柰何說苑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咠餘咠一作胥鄭氏曰咠餘里落之壁說苑作餘胥又二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

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說苑無此二句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說苑作武王曰大乎天下矣大紀曰王問羣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殷民習於凶惡者宜戮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貽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親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頃宮之女史記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氓隸命南宮伯達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逸周書同而民知

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

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絶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

悛天命已絶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録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為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封紂子武庚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史記

曰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逸周書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蔡叔自作殷之監又曰武王既勝殷庶方不服者分師俘之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辛亥薦殷俘正殷鼎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擒霍侯艾侯俘佚小臣四十有六百韋至告以擒宣方○履祥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弟蓋以次受封也先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不服者分師俘之甲申百弇俘衛而後以衛封康叔乙巳擒霍侯而後以霍封叔處故逸書史記皆先言管蔡監殷也然則孟子以管叔監殷為周公之過

夫以康叔之賢而不使監殷則武王周公不其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叛爾其實康叔亦監也故史記曰康叔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後扞祿父之亂漢書亦曰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然則武王周公不幸而有管蔡之過亦幸而有康叔之賢也宜以康誥之書附于監殷之下

閏月李校書說是

歲閏二月

三月諸弟以次受封封康叔于殷東

康誥大學或問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

見。蔡氏曰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勗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兹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

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似當在金縢之前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蔡氏曰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蔡氏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蔡氏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

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已功也○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都朝歌以東而封康叔其西北為武庚管蔡之地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蓋地相比近也然此曰在茲東土酒誥曰肇國在西土又曰我西土匪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蓋此時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

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誥康叔以明德也弘于天荀子引此作弘覆於天意義為明言今治民惟在敬述文王耳康叔親文王子聞德言為多必紹其所聞不以久而忘之必衣其所言佩服於身而行之然往治殷民又當審求其國之故必廣求其殷先哲王之法用保治其民又大遠惟商之先正諸老之言以安吾心而知訓民之道然則又求聞古先哲王之道以康保其民義理無窮而康叔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又遠求之古先則所以保乂其民者可謂弘於天矣德之在我者該貫渾全動有餘用是為能不廢王命保乂知訓康保更互成文皆謂治化耳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封為侯國非富貴其身俗碩責重是蓋勞苦爾身也可不敬重而自

逸於其國哉天畏棐忱朱子謂棐即匪猶云天難諶耳上而天意可畏非可信下而民情大可見惟小人難保汝往之國當盡乃心不可康安而好為逸豫則乃所以乂民也凡此皆恫瘝乃身之意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此接小人難保之意我聞古語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不若無怨怨亦不在小也特在於能惠人所不惠能勉人所不勉耳能惠勉人之所不及惠勉者則小人之怨俱無矣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接天畏棐忱之意也已猶云無它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乃所以助王安保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蔡氏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

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終猶云怙終不典式猶云不法也過自已生為眚罪自外至為災人有小罪非出過誤乃是怙終自作不法之事如此雖其罪小乃不可不殺此律之情重法輕即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人有大罪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為人所誤偶然如此既言極其罪以示之是乃不可殺此律之情輕法重即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一云既道極厥辜謂自言盡輸其情諸葛孔明所謂伏罪輸情者雖重必釋亦通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有敘為政固有次序謂先求諸已而後能及人也大明智足以服人則民相戒勉於和所謂大畏民志也以惡疾之心惡惡則民畢棄其咎所謂令反其好則民弗從也以愛子之心愛民則民自皆從其康乂所謂心誠求之也三者言政化皆先於已求之朱子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耳又曰二字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臬說文準的也要獄詞之要也外事者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巳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且使有司師殷罰之有倫者準的猶今法家所謂條殷罰猶今法家所謂例也康叔之事

在康叔不可輕決則服膺念之或五六日一旬甚或一時而后斷之不敢率易也蔽斷也○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冦司冦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冦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愚按康叔為司冦載在左氏蓋在成王時若武王時則蘇公忿生為司冦耳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次就也承也遜順暋强憝惡也此承上章

汝陳列其準的與其事其罰又蔽以殷之彝法刑殺皆盡於義勿次就汝封之意則汝可謂盡順於義可以謂之得其次序矣然自以為皆順義則喜心生而滿易之心乘之又必常自謂未有順義之事可也抑汝雖為小子而未有若汝之用心者朕心朕德惟汝知之刑殺之事豈吾之本心哉亦惟凡民自作其罪為寇攘姦宄殺人而奪之貨暋然强悍不畏刑殺故人心罔不惡之是以未免有刑殺之用耳一意凡民自得罪以下自為一章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

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承上章罔弗憝之文謂惡有大於此其可惡又有大於此者若不孝不友之類是也蓋子而不敬服父事乃傷其父之心故父不能字厥子而疾惡其子弟而弗念天明乃弗克恭厥兄故兄亦不念父母鞠養哀矜之意而大不友愛其弟至於如此而我為政之人不從而罪之則天所與我民彝大泯滅亂亡之矣速用文王所作罰刑加之此不可赦也不率大戞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戞說文云戟也虞書戞擊蓋擊伐之意此承上文謂不孝不友固大惡然其不率之罪又有大可伐者惟外庶子乃訓人之官正人乃庶官之長及小臣諸節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

法反病其君上此乃引民而為惡者蓋背公行私為臣不忠之甚此乃朕所深惡汝其速由茲義以為之率審量而誅殺之一說爾雅戛禮也註謂常禮也不率大戛作不率常禮亦通○蔡氏曰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人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承上文以責備康叔也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友其本又在責臣之不忠君者臣之表責臣之不忠為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能者相安相使之義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庶

子訓人惟厥正人也惟君惟長而不能於其家人以至於不能其小臣外正乃惟威虐之尚大廢王命此非以德為政之義也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此承上文勉康叔之言蔡氏曰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蔡氏曰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如世德作求之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

之廸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廸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於民又嚴於臣又嚴於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廸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此總德罰之說承上文復以自責也按蔡氏曰戾止也民不安靜其心未有所止廸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歸於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其尚顯聞于天乎又按武王克殷乃反商政留三月而後反皆所以撫導其民而民之故習未能盡化故有迪屢未同之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

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蔡氏曰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寛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絶矣愚謂敏德者謂其進德之速康乃心顧乃德則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人心本有是德一有覺焉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為有德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起語辭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絶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之服命高其聽勿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

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可敬之常法聽服我所告命乃能以殷民而世世享其國也世享對殄享為言古者封建諸侯賢則世享不賢則殄享後世之論封建者謂其子孫有賢不肖而乃以一人之私病一國不知聖人制法正不欲以一人為一國病也弘土子民以一人之私而病一國者則其末流之獘聖人在上蓋不爾也

○酒誥蔡氏曰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告敎之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詩作沬皆紂故都之地或云即邶也豈沬乃衛之通稱或武王始封康叔於沬邦至成王始併與朝歌而為衛與不可考矣此以下命康叔誥殷民之辭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

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述文王所以戒公侯卿大夫士之大命使康叔以誥妹土也以謚稱曰文考以世次曰穆考文王為西伯故得誥庶邦及其庶事少正御事毖戒謹也此篇凡言戒酒皆曰毖此必當時方言也朝夕戒勑之曰惟祭祀則於此用酒天之令民作酒其始為大祭祀設耳至於天之所以降威人之所以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酗酒之行及小大邦所以喪亡亦無非酗酒之為罪耳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述文王所以教戒小子之大命小子即凡公侯卿大夫之子所謂國子貴遊子弟者是也我民迪

小子又凡民之子弟也國之子弟生長貴家血氣未定易湎於酒故文王每誥教之有正者謂各有正長之官如諸子司業之類是也有事謂各有子弟之事如溫凊視膳灑埽應對之類是也有正有事不可常於酒凡諸國家其飲酒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不可至醉也國之子弟文王得以誥教之至於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導迪之惟土物之愛服勤田畝心不外用則自然皆善而不為惡然為小子者亦須明聽祖考之常訓凡小德大德皆一視之不以德大而不為不以德小而忽之如謹酒之事不可以為小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之大命也妹土謂妹土之民也嗣爾猶言繼此以後也謂爾民繼此以往其手足但當純一種藝以趨事其父

凡或服乘遠賈以孝養其父母歳時喜慶然後致其潔厚以用酒可也此文王教民惟土物愛之意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教妹土之臣之大命也羞耇惟君惟猶與也猶羽毛惟木之惟謂羞老與羞于君所也古者君燕其臣宰夫為主羞膳媵爵執膳爵凡羞于君者皆士也永觀省常自顧諟省察也凡所作為必稽中德勿使有所過差則心行無愧可以交於神明故克羞饋祀也介介福也逸燕樂也謂凡爾士君子惟養老與侍燕則可以飲食醉飽惟祭祀事畢則可以受釐介福燕樂飲酒此所以信足為王

正事之臣此亦足以感動上天順爾大德使永保厥位施及子孫不忘在王家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棐匪通徂往也遠也上章述文王西土之教以教妹土故此又總言而明證之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其邦君御事小子今尚克用文王之教不厚于酒故我今日克受殷家之天命此言文王毖酒之效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此述商之先君所以不飲之美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凡見於行事者皆畏敬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

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裕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歷久遠而皆能成其為君之道畏敬輔相之臣與凡御事之臣惟與也厥棐有恭謂匪外為是恭敬之貌其處心實不敢自暇自逸況敢崇飲於酒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為君之事下章始言為臣之事而舊說以御事以下為言臣之事者非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此述商先王諸臣之不飲也外服者在外治事之臣內服者在內治事之人侯服甸服男服衛服諸侯也邦伯其國之長官也百僚百官僚采也庶尹庶官之長卿士也惟亞猶云亞旅長官之副也服宗工凡長官之屬事從其長者也百姓里居故家巨室也皆罔敢沈湎于酒不

惟不敢也亦且不暇不敢者有所畏而不敢不暇者有所勉而不暇也惟上以助其王德之明下以尹正其人各敬君事而已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此述商受以荒腆而亡也其辭猶曰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云爾受沈酣其身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作怨之事不肯

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用宴飲而喪其威儀史記謂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也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縱逸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帝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人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此接上章兩節而言也謂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為監戒也古人有言以水為監見形容以人為監見吉凶今惟殷所以墜厥命者我其可不大以為監戒而撫治今民乎此所以告康叔治衛

而深以酒戒妹土之官民也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用力也毖與誥毖毖語意同獻賢也侯甸男衛殷畿內外諸侯也康叔孟侯實爲之長所當劼毖之也太史內史殷之史官博知故實法制之臣也矧惟爾事以下則康叔諸臣也疇類也圻父司馬掌政薄違所以討不順命者也農父司徒掌夫家徒役若保則順安萬民者也宏父司空掌事定辟則定治地之法者也此諸侯之三卿也一曰定辟司寇定刑辟之事或者司空兼之與康叔孟侯治殷固必用力誥毖殷之遺臣與其諸侯況太史內史文獻在焉康叔與之友及其賢臣百宗工又可不毖誥之乎殷臣猶然況事爾之臣服休服采者又可不毖

誥之乎諸臣猶然況三卿為爾之副貳又可不毖誥之乎三卿猶然況爾為國君可不剛制於酒乎武王述殷先王之美兼叙君臣其述後王沈酣之習不及諸臣以令諸臣尚在正望康叔告教之故前章既專教妹土之臣此章又歷述其羣臣諸侯而使康叔劼毖之也紂之淫酗當時諸侯羣臣習以成風故康叔治殷武王專以酒為誥然謂之獻臣則似賢矣而亦在誥毖之數何也習俗移人賢人以下槩或不免如兩晉清談雖諸名臣皆然蓋燕飲之習皆士大夫之所易流者可不戒哉故併康叔君臣而戒之管蔡惟不能謹故反為武庚所醉卒陷於惡云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則聚衆而飲皆有司治之無故而忽羣飲非姦宄即叛亂可知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定其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

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特聞其禁凡民夜相過者輙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殷紂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乃湎于酒此士大夫不美之習未必遽能為亂是以不殺而教能知有此意則我其明享之謂監拔之也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亦弗恤之矣而其為事又弗蠲潔則與羣飲之人同誅殺之罪矣弗蠲謂凡因酒而為汙穢之行者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治也乃司即上文諸臣百工也不治諸臣之湎酒則民將皆湎于酒矣

履祥按書序稱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自王安石始疑梓材之書至五峯胡氏始正書序之誤以三書係之武王之紀朱子是之而其他證驗亦多但康誥曰小子封酒誥惟曰封則康叔之年加長矣康誥曰在茲東土則武王未來自商也酒誥曰明大命于妹邦則武王在周之辭也然則二誥雖均為武王封康叔之書前後則非一時矣康叔始封於衛書無明文而酒誥則曰妹邦豈衛妹古或通稱兼以沬水得名與或先妹邦而後加衛亦未可知也詩傳稱武王克商分紂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曰邶紂都朝歌今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謂之殷墟武王封康叔於衛但不知何時兼鄘邶而有之夫兼鄘邶而有之必成王既伐管蔡黜殷之後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也但謂康誥以下為成王書則不可爾至於梓材前後不同諸儒固嘗論之今已別加考訂附于作洛大誥治之後焉

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

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朱子曰既生魄十六日也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蓋經文誤也按華陽今華州桃林今自陜府靈寳縣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受命謂聽任使也於是率以祀○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為及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

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大紀曰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黄帝之後於祝唐帝之後於薊虞帝之後胡公媯滿於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正王頼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

後得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尚父於齊都營邱爽鳩氏之墟封周公於魯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封召公於燕庶叔高於畢古史謂畢公蓋文王子傳所謂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史記稱公為周同姓蓋不考之過皆留相周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為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郕季載於冉封庶弟叔繡於滕叔鄭於毛又封諸叔於郜於雍於原於郇於豐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仲封於西虢實故夏墟叔封

於東虢都制初泰伯仲雍奔荆楚採藥於衡山之下荆人義之從者日衆東至海上得千餘家遂為國自號勾吴泰伯甍無子仲雍嗣為吴君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吴矣因封之曰吴伯復封章弟於故夏墟是為虞仲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仲雍本稱虞仲此周章之弟為虞始封之君故亦曰虞仲封少昊之裔兹輿於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於邾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許封仲虺弟雍滑之後於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班宗彝作分器（）古史

曰春秋之際其君子猶習於周之故其言太王之昭有泰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有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武王之穆有邘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以罪大無後泰伯之後為吴叔度之後為蔡叔旦之後為魯叔封之後為衛叔振鐸之後為曹叔虞之後為晉今皆有世家虞仲五世為周章周章之弟亦曰虞仲武王封之夏墟其後為晉獻公所滅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號仲為西虢

晉獻公所滅虢叔為東虢鄭所滅郕魯莊公八年降齊為附庸魯文公十二年郕伯奔魯霍為晉獻公所滅毛公事成王為三公在周有毛伯衛毛伯過毛得滕常與諸侯會朝後春秋七世齊所滅畢公高事成王為三公其後畢萬入晉為魏原在周有原莊公原襄公原伯絞公子跪尋原伯魯原壽過韓宣王之世為諸侯伯詩人為作韓奕凡在周事厲王者作版之詩事幽王者作瞻卬召旻之詩邢嘗為狄所伐齊桓公帥諸侯城夷儀而

遷之後為衛文公所滅祭在周有祭公謀父事穆王最賢惟聃季載為周司空郇侯為諸侯伯與郜雍酆邘應蔣茅胙其後皆不見

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

武成篇曰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朱子曰丁未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

昌不以卑臨尊也○周書謚法解曰周公啓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謂因始制文王之謚而制謚法也謚法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謂人之終將葬則謚之也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一人無名曰神稱善賦簡曰聖賦一作副敬賓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往曰王立志及衆曰公執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觧曰簡平易

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
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强
直理曰武威强叡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
武大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敬事供上曰恭尊賢敬讓
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愛人悌長曰恭執
禮敬賓曰恭芘親之闕曰恭尊德讓善曰恭淵源通流
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
慮慈仁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

曰定諫爭不威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文多能曰獻聰明叡哲曰獻温柔聖善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有所輔而恭成也温良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曰傾明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保民耆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

强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衆曰静供已鮮言曰静寛樂令終曰静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耆意大慮曰景注耆强也愚按耆如耆定爾功之耆謂意所耆指猶云景慕也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私曰貞强以剛果曰威猛以强果曰威强毅信正曰威辟土遠服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殺外内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

與曰惠柔質受諫曰惠能思辯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曰莊叡圉克服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屢行征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述義不克曰丁迷而不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為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

戴典禮不愱曰戴注愱過也按說文從寒省作𡫳即愆字也死而志成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事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括不成曰隱中年早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愎狠遂過曰刺外內縱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悲傷曰愍在國遭憂曰愍早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早孤有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克

威悳禮曰魏克威捷行曰魏去禮遠衆曰煬好內怠政曰煬甄心動懼曰頃容儀恭美曰勝威德剛武曰圉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使克盡無恩惠也行見中外曰慤言表裏如一也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曰譽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分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殺戮無辜曰厲官人實應曰知凶年無穀曰糠不務稼穡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

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深遠曰𨑋

恐當作悍注自任多近於專

息政交外曰推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誨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於賜與曰愛逸天虐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謬思過不爽曰厚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施為文也除亂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桓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

曰宣惠無內德曰獻治而無眚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
義而濟為景失志無轉一作失志無傳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
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
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㥶過也錫
與也糠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強也考
成也周至也懐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
久也○大紀曰祀于太廟始定事先之禮諱名立謚賤
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不得相誄

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朱子曰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柴望

大告武成朱子曰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誥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此也○又曰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三月既死魄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

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歷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又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

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据也顔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顔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据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先王后稷也商有天下尊契為玄王周有天下尊稷為先王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泰誓牧誓諸書但稱文考至是曰文考文王蓋始追王也大邦畏其力猶荀子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蓋大邦以强力自負然畏文王道德之强不敢肆也文王自為西伯專征威德益著九年而崩大統未集者謂

未伐商而取天下也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厎商之罪武成錯簡自劉原父王介甫程子朱子皆嘗改定今從朱子正本但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謂當有闕文朱子謂當有遜避警戒之辭若湯誓之云愚昔從予王子參訂以厎商之罪係于此粗為可讀但此告諸侯之辭以王若曰起丈則史官追述其語未必皆當時全語也故不如湯誥之密蓋湯誓誓亳眾而未及諸侯故湯誥誕告之辭加密泰誓牧誓既屢誓諸侯故武成告命之辭或不待加詳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此與諸侯更定儀等

及命之之辭朱子謂史臣之辭云○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月既王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之後

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

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朱子曰强者以力自矯之謂若狥其所偏不自矯揉則終於枉而已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機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户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劒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

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

食自杖戒之憍_{居妖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摇摇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王訪于箕子

書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蔡氏曰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訪就而問之箕商舊封邑之名子爵也愚按書十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於武王書訪于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騭升也猶云生長也協合也彝常倫理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意蓋謂天冥然長生下民所以使之相安而不亂者此必有彝常條理次第而我不知其詳為此疑以發箕子之言然義理無窮武王之聖已能知之其間節目之詳則亦必講明而後盡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

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此言洛書所為出之意也鯀禹相繼治水洛書必待禹而後出者蓋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必得其人然後畀鯀陻洪水逆水之性所以五行皆汨亂其常此帝之所以不畀鯀而彝倫之所以不明也禹則不然故帝乃錫之書出于洛而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為洪範九疇彝倫之所以叙也蔡氏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

初一說見虞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

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神禹所則洪範之經也洛書之數以五居中其餘八位異數而縱横湊合對則兩其五參則三其五而五數無不在焉故以皇極居五以樞紐乎九疇以五行居一以胎育乎衆有所以皇極不言數蓋數之體也五行不言用蓋用之大也蔡氏曰敬誠身也農厚生也協合天也建立道也乂治民也明辯惑也念省驗也嚮勸而威懲也子王子曰洛書縱横皆五故九疇每疇五亦在焉五行五事五紀庶徵五福皆五也八政雖八而以三官統五政司空統食貨司徒統祀賓司寇統師是亦五也三德雖三而剛柔之用各二是亦五也稽疑雖七而卜兆則五從逆則亦五六極雖六然與五福相反短折壽之反貧富之反疾病康寧之反惡弱好德之反凶折考終之反是亦五也愚按二極同文而異義皇極者準極之極六極者窮極之極今醫書亦有六極之證謂氣血筋骨皮肉皆竭也義同此或疑六極之極當作

極
一五行漢石經無一字餘傳首句並不言疇數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朱子說下去聲上上聲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朱子曰吳氏謂洪範乃五行之書其下諸疇各以序類相配此洪範之傳也後皆放此水曰潤下以下言五行之性潤下作鹹以下言五行之味五行者造化之用其功用甚廣此獨言其性與味者以切於民飲食器用言也水之性氣潤而勢下火之性氣炎而勢上木之性有曲而有直金之性體從而用革土無不生此獨言稼穡者重民用也不言曰而言爰蓋於此獨重也種曰稼以生言斂曰穡以成言五者亦各有陰陽之分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此五事之目其序全體五行其功後配庶徵皇極之所以為極者專本於是朱子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此五事之則也大禹敬用之言盡之而箕子又各發明其則從順也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此推五則之功也貌而能恭則氣象嚴整襲頑起惰故肅肅言而能從則令行人順故乂視明則知見必微微故能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能謀至於思能通微則聖矣周子曰睿通微也能通微則無不通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之

所本以生貨者民之所資以用故食居上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祭祀所以送死所謂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司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正其德司寇掌禁所以治其邪賓所以交際待諸侯懷遠人師所以除殘賊也刑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司寇居三官之後兵者聖人之大不得已故師居八政之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四時也月晦朔也日躔度也星有經有緯隨天者經星五緯者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八政者周禮之綱五紀者羲和之職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

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東坡蘇氏石林葉氏無垢張氏容齋洪氏

皆曰此五紀之傳今從之蓋歲月日星辰之度具于歷數箕子於此特以其切於君臣政事者言之以明調贊之本曰者箕子之辭也省察視也王言省卿士師尹不言者冒上文也一歲該十二月王當視歲功之運以總攬羣綱一月該三十日卿士當視一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於官師庶尹又當視一日之運而朝夕靡懈修舉衆務蓋天之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治象清明賢俊俱出民俗平康易其序則反是君臣責任之修廢其效如之成功統歸於上故無易者先言歲月廢墜多起於微故既易者先言日月蓋自一日之差則累累皆差也星指經星庶民之象則如星之衆而星之所尚有不同有好風者箕星是也有好雨者畢星是也漢志言軫

星亦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雨矣日行黄道而月有九行每月周天則又以日為紀日有常度其從星者惟月耳按占書凡太陰所行各有變異此但舉風雨者為例爾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并黄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何如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

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歳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歳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朱子謂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凖之名也如所謂北極皇極民極之謂也建立也其有極指人之所有之標凖也謂人君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於上而躬行言動皆可以為民之標凖修八政於下而法度政事皆有以為民之標凖此所謂建其有極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　傳氏子駿以為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子王子是之即以繼皇建其有極之下以為皇極經文上文所謂斂時五福者乃五福傳文下文曰皇極敷言者乃箕子此章傳文今從之偏不中陂不平作惡作好私意之增加也黨不公反倍常側欹傾也蕩蕩廣大也平平易直也正直公平正直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已私之見於事也反側已私之變於久也王義王道王路即皇極之所以為教者互文以諷詠耳蕩蕩平平正直即皇極之所以為體者亦互文以形容耳此言人君會建其有極於上使人皆有所標準以為遵行之的故人皆不敢徇已之私而從上之化亦不必私意妄為而皆可安行於道化之中遵義遵道遵路所謂會其有極會如朝會之會蕩蕩平平正直所謂歸其有極歸如要歸之歸此章詠歎淫泆雖指民之叶極而言然皇極四方八面公平正大之體於此可見矣信哉其為古今相傳之語為皇極之經

也朱子曰自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曰者箕子傳辭也皇極之敷言蔡氏謂即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主於皇極之敷言以是為常行以是為訓教則人主之訓即天之訓也斯民以此敷言於是訓而是行之則亦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矣謂其賢德可以進用於君然其心悟其行同亦如親而炙之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蓋於是民始知天子之所以恩育乎我君長乎我者其德大矣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正公平而不偏尚也直如直道而行

之直無所矯拂克治之也友順也世俗平康則正直而已不必偏有所尚彊弗友氣習之剛彊也則以剛治之燮友氣習之柔弱也則以柔治之此制之也深沈潛退氣禀之柔也則以剛治之使之有立高尚明爽氣禀之剛也則以柔治之使之不過此化之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大用如此七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灼龜曰卜揲蓍曰筮蓍龜無心吉凶自以類應然而善推占之則存乎人故必擇其人立為卜人筮人乃可命之卜筮而後龜兆蓍卦可推也雨水兆霽火兆蒙木兆蓋冒土而出也驛古文作圛金兆謂圓圍絡繹也克土兆蓋勾連相加也或云蒙土兆驛木克金五者皆龜兆古自有其占法而今不傳爾貞悔則筮卦也卦之不變者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傳所謂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卦之變動者以本卦為貞

之卦為悔傳所謂貞屯悔豫是也蓋貞之義正也悔之義改也又說文悔當作晦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貞悔也衍推也忒差也兆有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推衍其差忒而已必立如是善衍忒之人以作卜筮之人凡三人推占則從二人之言蓋衆則公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盡人謀而後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皆從則龜筮在卿士庶民之先重神也龜筮無心之物故其吉凶與天地神明同體卿士

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三從二逆者皆吉然或汝或卿士或庶民各以其一在龜筮之上其要亦以人謀為主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內外猶記言內事外事內謂祭祀之事外如征伐之事是也二從三違吉凶如此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於意料之表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筮知之耳故龜筮共違雖人謀皆從而未可為也然箕子以龜先筮又言龜從筮逆而無曰筮從龜逆者龜尤古人所重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亦一意也蓋龜兆一成所應久遠筮則應在一時而時日推遷又須更筮故曰筮短龜長然龜則僭信皆應若易之垂訓則惟忠信之事應否則有戒不為

小人謀也故自夫子以來專以易埀訓而龜書終廢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雨於五行水也暘火也燠木寒金四氣皆因風氣而成亦猶四行皆由土而載故風屬土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傳文也時是也是五者來備無缺也各以其敘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蕃廡豐茂也一極備氣過多也一極無氣過少也如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與無皆凶也餘徵皆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休徵謂嘉德之證驗也肅乂哲謀聖五事之德也箕子以五事庶徵相感應以見九疇之對義舉一隅言之餘疇皆然時若即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貌恭而肅則敬德潤身人心凝聚故致時雨之順言從而乂則號令順

理人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内主故時燠順之聽聰而謀則閉藏黙運好謀能斷故時寒順之至於思睿作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時風順之此箕子各以其德之氣象所似以明類應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僣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咎徵者惡德之證驗也狂縱僣差也豫大傳作荼注謂緩也急嚴急也蒙昧也大傳作霿注謂冒也急恒寒若猶所謂秦亡無燠年蓋嚴廹則常寒應之也所謂恒若者即所謂一極備之凶也此言恒若以見極備之凶而不明極無之凶何也蓋一極備則一極無可知如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也凡此通上丈大約以類配至漢儒則門分戸析指某事致某應其説始拘又增入常隂一條於五事無所配殊不知常隂已在常寒常雨常風之内矣非箕子之言未備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

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人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為首富有廩祿康寧無疾患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古者上下有辨人非廩祿無自富者故五福不言貴言富則貴可知矣攸好德者自修之事而以此為福何也大抵人生而惡弱昏愚者多矣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天下之至福也哉使此心昏然所好非德雖富壽安逸祇以荒亡戕賊而已且飽暖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又何足為福哉故好德居壽富康之後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子王子曰此五福之傳文也五福之下曰斂時五福猶庶徵之下曰時五者來備也或疑此章言汝極惟皇作極之語故舊以為皇極之傳今以受之五福之下則章內何以有皇極之說也愚按八疇皆與皇極相關非獨五福一疇也箕子於此舉一隅而發之耳且言為君

者體天治民當以天之所以福民者福之使之仁壽安富知所向方然後可以望其協極使其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所謂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則時人斯其辜者也此猶大學平天下之傳言興起感發之化而又以絜矩為言是也又況章內曰攸好德曰既富方穀曰錫福則為五福之傳無疑其間文義朱子皇極辨詳之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節言人之知所好德而不溺於非德必人君立之標準然民之能好德者與未有德而不為惡者與革面欲為好德者皆當念之受之錫之以福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此節謂民有不幸而

煢獨衰弱者有幸而榮富者人主又當扶之抑之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此章言人之才德當榮富者進而福之亦國之福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穀善也此節言人之趨正亦必先有以養之故錫福于民者當以富為先不然人無所養下流則易為善或難矣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節又言非好德之人而錫之福終為國家之害而已按五福雖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為重蓋五福本係於天命而人之所可勉者惟好德而已錫福雖係於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惟富而已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折者橫死短折者夭死疾者身不康憂者心不寧貧者家不足惡者剛

惡弱者柔惡蔡氏曰五福六極在君則由於極之建不建在人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五福六極之總傳也五福六極人君體之以威福其民作福作威所謂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此又人主萬乘之福也臣而僭之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用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則轉而趨於六極矣甚言威福之不可下移而人臣之不可上僭以發明一義

○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

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

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内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内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

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奥

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寛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寛至廣之

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觧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

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書序曰武王勝殷殺受以箕子歸作洪範○書洪範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禄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鄭氏曰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也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世家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

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户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後漢書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

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率皆土著憙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其後通接商賈從而澆異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昌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絶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是年伯夷叔齊去周死于首陽

古史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蘇氏曰史記周本紀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為文王木主載之車中東觀兵孟津十一年遂伐誅紂伯夷傳記伯夷諫武王之言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進退皆不可據故一取尚書為信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愚按夷齊之事吕氏春秋史記所載多有不同今據古史為正又史記載采薇之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辭怨而氣弱絶與孔孟所言夷齊氣象不同外紀取之古史亦不取焉○古史考曰夷齊采薇野有婦人曰子義

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十有四年西旅獻獒

書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克商之後威德遠暢蠻夷來貢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職方云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六蠻此言夷蠻者四夷之通稱言八九者謂其非一而已西旅西夷之國獒犬也爾雅犬高四尺曰獒說文曰使犬也犬知人心可使者召公以獒非當貢上易啓人主異好下非所以示諸侯常禮故作書以告然召公在武王時未為太保或者史臣之追稱與五峯胡氏以此篇係成王之紀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

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謹德乃一書之要旨方物方土所生之物也服食器用無異物之貢也德之致即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寶玉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然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鞏闕之甲故分伯叔非無方物也而以寶玉為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而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五丈見義各舉所重而言耳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諸侯不敢忽易其所賜皆以德視物也夫器物之微上以德致亦以德示而下以德視之若褻之為物上下皆非可以為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

道寧言以道接此述謹德之事以戒王也狎玩褻也侮慢忽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也德至於盛必無狎玩之失然於此或有不戒則玩狎士大夫是不以禮使臣也故君子必遠引而無輸忠之意狎侮小人是不以義使民也故小民必難保而替服役之心此玩人喪德之病也不役於耳目之好則百為之間皆合於禮度而無不正矣此玩物喪志之反也夫人主之志不當以玩物而喪其志當以道而寧其志心苟玩物則役於耳目之欲而易以失吾心之所守故謂喪志也志以道寧則明乎義理之正而足以辨天下之是非故又云言以道接所謂知言也此章極言不玩物之本而又要其效如此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

人安無益凡遊玩之類異物非其土性不可長養所以珍禽奇獸不必育于中國蓋言此非惟啓人之玩妨人之實又且違物之性也不寶遠物則於己不貪於人不擾故遠人來格貢獒雖其自至然意向之微非所以觀示遠人矣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所以防其源也此章因寶物之戒而又歸重於寶賢之意所以易其好也太保格心之言可謂周密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矜矜持也八尺曰仞簣盛土之器也召公終謹德之意言益深切細行一簣雖指受獒而言然凡謹德者自當凜然於此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迪行也言此以終上文功成民足之意蔡氏曰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

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王有疾

金縢篇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克商之明年也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也蔡氏謂古者卜大事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和同以聽故名穆卜下文亦有公勿穆卜之丈戚憂傾之意周公言此卻二公之卜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壁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

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自以為功獨以為已事也故不於宗廟郊社而為壇築土曰壇除土曰墠三壇太王王季文王之位也又為壇於三壇之南而北向則周公所立之位璧以禮神植於神位珪則公所秉者史卜史也某武王之名也責朱子謂如責其侍子之責如爾三王為天責其元子來侍則請以旦代某之身蓋我能承順祖考之意能多材多藝趨奔

役使以事鬼神故也乃元孫則不能趨奔役使而其大德可以敷佑天下故帝命以君天下用能定爾子孫黎民於下地而四方畏之今日毋使遽爾以墜上天昔日所降之重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矣屏璧與珪謂不復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家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曰爾曰我曰許不許廹切之意言不暇文也

乃卜句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古者卜筮必立三人以參考吉凶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三人所告龜兆皆以為吉也啓籥者啓金縢之匱也周家卜筮之書皆藏於金縢之匱卜史掌之以金緘縢重其器也周公啓籥以觀卜兆之書亦又云吉體謂兆象也禮所謂君占體是也以兆體言之王其無害而予小子則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謂代死

也今日所俟惟三王念我王一人而已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公歸謂占畢而返歸其室也於是史乃納冊於金縢之匱周禮占人凡卜筮既畢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謂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周家藏卜筮之常器而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為此匱又納冊其中以為異日自驗之地可謂陋矣

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王崩

逸周書曰乃歲十二月王崩鎬

子誦踐位周公冢宰正百工

管子曰昔者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

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竹書紀年曰武王年五十四

履祥按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前輩多疑焉夫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哉丑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按文王世子乃合古書數篇為一篇其篇目尚在每章之首與其終曰文王世子曰教世子曰周公踐阼曰庶子官曰天子視學曰世子之記而此章於上下文無所繫此必俗傳之附會耳今依竹書紀年之年以明戴記之訛雜云